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二

起景祐閏茂正月盡彊圉
大淵獻十二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雍熙三年春正月辛未右武衛大將軍長寧侯德隆卒
以其弟德彛嗣侯判沂州時年十九屬飛蝗入境吏民
請坎瘞大焚之德彛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乃責躬

引咎齋戒致禱而蝗自殄 丙子契丹耶律色珍等上
討女真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匹 庚辰夜漏
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先是知雄州賀令圖
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等相繼上言
契丹主年幼國事決于其母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
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意北伐詔議親征叅知
政事李至上言曰幽州遼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拒張
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廣備餼糧假令一

日克平當為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范陽之
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辟
臣愚以為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
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
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
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郵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為慮
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
庚寅北伐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

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
以其衆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戊
戌叅知政事李至罷為禮部侍郎 二月壬子以潘美
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李繼遷降
于契丹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繼沖
為副使 三月癸酉曹彬與契丹兵戰固安南克其城
丁丑田重進破之于飛狐北潘美自西陁入與契丹戰
又勝之遂北至寰州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州降

考異彥辛遼史

聖宗紀作彥章今從宋史太宗紀

彬入敗契丹于涿州東乘勝攻其北門卒已克之潘美進圍朔州其守將趙希贊舉城降

契丹主以親征告於陵廟山川與蕭太后馳軍馳羅口趣諸部兵以為應援又命林牙勤德率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我師田重進至飛狐北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援重進命荆嗣出戰一日五七合契丹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生擒大鵬翼等大鵬翼壯偉勇健名聞邊塞既禽敵為之奪氣曹彬入涿

州遣部將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契丹
帥衆來攻繼宣擊破之丁亥滿美轉攻應州其守將

舉城降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秘書丞陸坦戎城縣

主簿田辯術士劉昂坐謀不軌棄市庚寅武寧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岐國公陳洪進卒田重進圍飛狐令

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呂行德卒卯行德舉城降詔

升其縣為飛狐軍重進又圍靈丘丙申其守將穆超舉

城降

實錄在四月癸卯今併書之

是月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亥朔契丹主次南京北郊

辛丑潘美克雲州 壬寅米信大破契丹於新城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商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寰州 己酉田重進入破契丹於飛狐北殺其二將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其大將蕭都哩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契丹援兵大至重進軍與之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

悉已戰死至大嶺惟荆嗣力鬪契丹始却遂定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契丹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衆初曹彬與諸將入辭

帝謂彬曰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
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以要敵敵聞大兵
至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萃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
而潘美先下襄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
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
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帝頗訝彬進軍之速且憂契丹
斷糧道彬至涿州契丹南京留守耶律興格以兵少不
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

其勢設伏林莽絕我糧道彬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雄
州以援供饋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
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
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按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
等盡畧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
師制敵必勝之道也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
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
彬不能制乃襄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時契丹主次州

東五十里令興格與布琳等以輕兵薄我師我師且行

且戰凡四日始得至涿

考異長編云歷二十日始至今從陳經續編

時方炎

暑軍士疲乏所齎糧不繼乃復棄之

考異據通鑑續編云會契丹主與其

太后自馳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興格旗鼓杓宸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是涿州乃契丹以兵取非自

棄之也今姑從長編

令盧斌兼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

大軍退無復行伍遂為興格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

契丹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

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契丹始退追奔至孤

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衆河水為之不
流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馬陷淖中其子利涉救之不
能出遂俱死保勳性純謹精于吏事嘗語人曰吾受命
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
死聞者皆痛惜之殿中丞孔宜亦溺于巨馬河興格請
乘勝畧地至河為界蕭太后不從癸酉契丹主引兵還
燕收宋尸以為京觀封興格為宋王帝詔錄保勳孫巨
川宜子延世

呂中曰岐溝之敗有三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于賀令圖之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薊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朔二州將吏耆老等赴闕帝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契丹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

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日月並賜以衣服冠帶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帝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金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間便涉秋季內地先困邊庭早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

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頒明詔速議抽軍臣又思陛下
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
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
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刑章

考異李燾曰趙普疏云俄

及炎蒸又云旬朔之間便為七月則其上疏時必是六月初或五月末朝廷雖已詔曹彬等班師而普未及知也國史普傳刑潤普辭有云晦朔薦更已及初夏若爾則當載之四月然彬初以三月十三日下涿州留旬餘却回師援糧道其再往涿州當是四月初此時軍實未敗也

帝手詔賜普曰朕昨者

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

竊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腥膻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異域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如其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

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帝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帝獨
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
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
作如此事否帝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宰
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昔漢高祖以三十萬之衆困於
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文帝外示羈縻內
深抑損于是邊城晏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利甚博

況復獫獍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罄縣稍

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

乃樂聞其事不須兵力可弭邊塵也

李燾曰此疏據實錄別本昉傳在出

薊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令附見王壺野史稱太宗將蒐漁陽昉上疏力諫士論駭伏當即是此疏帝慮

契丹必入寇命張永德知滄州宋偓知霸州劉廷讓知

雄州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帝欲令

擊遼自効故與延溥並命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

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乙巳知大名府趙昌言上書請

斬敗軍將曹彬等帝覽奏嘉歎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
中丞曹彬等至闕戊午詔賈黃中雷德驤李巨源召彬
及崔彥進米信杜彥圭等詣尚書省鞠之七月戊辰黃
中等言彬等具伏其罪法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己巳工
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
庚午責彬為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為右武衛上將軍
米信以下皆貶官有差羣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
子孫初米信傳潛等軍敗衆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

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帝嘉其有謀壬申以繼隆為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甲戌以田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壬午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凡七萬八千餘口僉書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帝意於是帝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戊子授齊賢給

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癸巳階

州言福建縣有大山自龍堂峽飛來壅白江水逆流高

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張宏並

為樞密副使 契丹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

萬

考異長編云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將耶律漢寧南
北皮室及五神特哩袞領衆十餘萬今從陳桎續編及

宋遼二史漢
寧即色珍也 至安定西知雄州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

色珍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

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飛狐我師又敗於是渾

源應州之兵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敗于飛狐乃與楊業引兵護雲朔寰應四州民南徙至朔州狼牙村聞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

史王伉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
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
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伉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
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
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
耳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
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
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

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仇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仇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敗走仇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

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契丹將耶律錫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為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

書忠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氍毹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一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衆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者帝聞業死甚痛惜辛亥詔削美三任旣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太尉大同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九月丙寅朔賜所

徙襄應尉等州民米 戊辰戶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
要錄三十篇帝嘉之賜帛降璽書褒美去華初受命知
陝州因留不行 判刑部張佖上言望自今應斷奏失
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長吏
並停見任從之 張佖上言本志在五
月後今移見于此 嘗有犯大辟者詔
特減帝謂佖曰朕以小人冒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
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佖對曰先王立法蓋為小人君
子固不犯矣帝以語宰相且賞佖為知言 戊寅賜北

征軍士陣亡者家三月糧 冬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
書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
於畋遊聲色乎昉等頓首謝 左拾遺王化基抗疏自
薦帝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
沆宋湜皆嘉士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並除右補
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帝又聞沆素貧負人息錢別賜
三十萬償之帝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咨訪
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

謂左右曰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
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素乏時望因其
樂在文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人或哂之朕亦為之
覲顏終不令入翰林也 甲辰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
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
陳載為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
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庚申以黎桓為靜海節度使
命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踰

偕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

日列奇貨異物于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覲惟取

陷蠻使臣鄧君辨以歸

覺使交州實錄在十一月辛巳今并書之

十一月

乙丑朔右散騎常侍徐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令摸

印頒行 十二月壬寅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文苑英華

一千卷詔書褒答 契丹將耶律興格

考異按興格字遜寧官于越長

編云耶律遜寧號于越似誤

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

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敵圍廷讓數

重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失期不救退屯樂壽廷議全軍
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身免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者性
貪功生事輕而無謀興格素知令圖嘗使諜給之曰我
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
大功私遺興格重錦十兩至是興格傳言軍中願得見
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紿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
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興格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
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

而去高陽關部署太原楊重進力戰死之

考異遼史十二月乙巳擒

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今從宋史

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

父子皆敗為天下笑廷讓詣闕請罪帝知為繼隆所誤

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

考異李燾曰契丹本傳以廷讓敗在

明年春此大誤也

呂中曰自古開邊之臣未有不禍及其身者誤武帝

者王恢也誤開熙者侂冑也然皆不免身罹其禍故

因令圖父子事可以為異日開邊生事者之戒

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劉廷讓敗恐契丹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
日而具始興役吏民皆以為生事既而寇果至見有備
乃引去衆始歎服 壬子建房州為保康軍以右衛上
將軍劉繼元為節度使 契丹復自胡谷入寇薄代州
城下神衛都指揮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衆寡不敵
副部署盧漢贇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
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契丹遂却走先是齊賢約

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其間使為敵所得齊賢深憂之俄而有侯至云美師出并行四十里忽奉密詔東路王師
劔於君子館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敵騎塞川
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于密室中夜
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
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
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擒其
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錫林一人斬首數百級俘五百

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羝甲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贊已未漢贊以捷音來上帝優詔褒答後知漢贊未嘗接戰與鈴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漢贊罷在明年

八月甲午宇罷在庚子今并書之

李繼遷乞昏於契丹契丹以王子

帳節度使耶律襄女封義成公主歸之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擄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禍帝深哀痛焉四年春正月丙戌詔釋行營戰敗將士罪瘞暴骸死事者廩給

其家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呂中曰國家初都河南則以河北為藩籬藩籬固則門戶固此富弼因議契丹所以請備河北也自慶厯熙寧以後朝廷備禦之具常詳于西略于北西戎雖無警而常嚴備以待之契丹之隙稍平則上下晏如也河北陝西皆宿重兵而西師獨强者非西強于北蓋西戎常有康定之叛故其動則禦之靜則防之又

自熙寧紹聖元豐崇寧皆用兵于西故西師獨冠天下契丹為金繒所啗日月既久而和好如故河北之備稍緩所以啓女真深入之謀也

戊子權罷廣南諸州煮鹽有司奏積鹽可支三十年故也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倣為武勝軍節度使徙封南陽國王甲寅復改封許王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夏四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張宏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趙昌言充樞密副使上以用兵

之際宏循默備位而昌言多上邊事利害故兩換之
富弼曰天子進退人材雄偉如此大臣得不悚懼中
外孰不仰其威福也

鹽鐵使張平卒平初監市木秦隴更立新制計水陸之
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師
昔歲之間良材山積帝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
務兼造船塲舊官造舟既成一艘調三戶守之以河流
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平乃穿池引水繫舟其中

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間為寇朝廷遣
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說降之領務凡九歲計省官
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纔數月陝西轉運使李安發
其舊為姦利事平憂恚成疾卒帝猶為輟視朝一日贈
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事 乙未詔諸州暑月五日
一滌園周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己亥并
水陸發運為一司 契丹頻歲入寇帝將大發兵討之
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

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遽茲括集皆匪願為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相聚為盜更須剪除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陛下若以明詔既出難即追回望嚴敕續遣使臣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于點募即須少緩密奏取裁于是開封尹陳王元僖亦上疏言精

擇銳旅分戍邊城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況河南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寘戎行河北緣邊諸州頗有閑習馳射者或可選置軍中今本處守押城池而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帝然其言詔詢禦戎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大畧謂宜內脩戰備外許歡盟帝嘉納之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

使初開以殿中侍御使知貝州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
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帝憐之復授以
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以報年才四十
膽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
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取幽薊雖身沒
戰場無所恨于是帝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
臣中有武畧知兵者許換秩于是開與宣等並換授焉
考異李燾曰實錄及開本傳皆云先是五代戰爭方鎮
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

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為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
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後圖之不亦晚
乎按張景所為開行狀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
開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
急于將帥耳非為武臣不曉政事人受其弊也實錄既
書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
今輒用張景行狀及會要刑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
敢之氣能幹我事故換秩決知實錄所稱非當時本意
明矣

丙寅遣使市馬于諸路 初秦州長道縣酒場官
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闕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
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百家官為徵督急於租調獨
觀察推官馮伉不為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捽下毀辱

之仇兩上章論其事皆為邸吏所匿不得通後因市馬
譯者附表以訴帝大怒詔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
使亡去帝愈怒命物色捕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
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鞫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
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州
民聞益死皆醵錢飲酒以相慶并州都部署潘美定
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
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并書

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李繼
捧泄朝中事于繼遷帝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徙
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克文歸博州 秋七月詔即

內客省使廳事置三班院初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

隸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別置三班院領之

考異李燾曰太平興

國六年初有點檢三班公事之名今始正名曰三班院耳諸書或云太平興國中已置三班院者皆誤職官志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真宗實錄亦于三年六月乃書名三班曰三班院今不取

八月乙

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並不得擅舉人充

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前所論薦多涉親黨故窒其倖門也 己酉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帝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又聞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為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反覆陳之帝益喜賜昺罷幣 九月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丙子錫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帝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帝悅益重焉

案錫所稱陛下日往月來養成

聖性之語乃見于睦州所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
光記聞則云錫從容而奏豈錫後更引此語以諫太宗
乎今兩存之

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東郊親耕藉田
命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儀注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十一月庚辰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
所以責之廉隅懋其官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
官奉錢給他物以八分為十者自今給其實數 雍熙
初貢舉人集闕下者殆踰萬計禮部考合格奏名尚不
減千人帝自旦及夕臨軒閱試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

春官之職歸于有司十二月庚寅朔乃詔自今歲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

升殿慰撫普見帝感咽帝亦為之動容開封尹陳王元僖因上疏言普開國舊老厚重有謀願陛下復委以政

事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帝嘉納之

考異普附傳云上親耕藉田普上疏引姚

崇十事以諫因求入朝按十事乃普引以諫代幽州與藉田不相闕附傳誤矣

是月雄霸等

州皆相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契

丹必不至既而果謀者之妄時帝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帝乃止

嗣宗上疏諫親征不知何時因柳開與郭守文書言虜必不至附見此月末

有白萬德者真

定人為契丹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即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為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朝命設峽口查烟羊

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
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
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
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
吹飲之居數日遣還與為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
幼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
朝授本州上佐詔賜開錢三十萬 國子司業孔維上
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奏曰所市國馬

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致斃耗今
乃禁及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
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藉田
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連戾恐非
所宜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貧窶者多春蠶所
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
後圖必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帝覽之遂寢
原蠶之禁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三

起著雍困敦正月盡屠維
赤奮若正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鉅野王禹偁為右
拾遺華陽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賜緋舊止賜
塗金帶特命以文犀帶寵之禹偁即日獻端拱箴以寓

規諷 乙亥饗先農于東郊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
推有司奏禮畢帝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
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
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賜爵一
級丙子上作東郊藉田詩賜近臣因謂之曰國之上瑞
惟豐年爾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
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乙酉禁用酷刑 帝以補
闕拾遺多循默不修職業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

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先是有傭書人翟穎者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于是擊登聞鼓訟平章事李昉身任元宰屬契丹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帝以方講藉田稍容忍之至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勞逸

為辭庶幾得體帝然之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却已而擢用或不足用輒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語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平章事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弭愛憎軍國何憂不治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

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
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蒙正晚出驟進與
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呂中曰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
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為任事
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
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
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哉

開封尹陳王元僖以藉田進封許王庚子上手詔戒元
僖等曰朕尹開封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
偽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外絕畋遊之樂內鄙
聲色之娛汝等生長深宮小民艱難人之善惡恐未必
曉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
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慎勿恣其
喜怒朕每禮接羣臣以求啓沃汝等當勿鄙人短勿恃
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令終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

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錢俶改封鄧
王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趙普
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
驤驟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又請對具陳所以
帝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德驤固請不已
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
慰其心 是月以李繼捧為感德軍節度使 三月甲
子下詔申警官吏求直言 帝嘗謂戶部使李惟清曰

朕讀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至云太息痛哭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若于言事中理者賜以獎擢即不知忌諱者亦與優容則賈誼之流復出帝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稍有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報亦未嘗加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體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 樞密副使趙

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翟馬周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每排毀時政上書自薦及歷舉所善十數人皆公輔罷期昌言內為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皆旦所為也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庶得其事白帝捕馬周繫獄窮治之具伏帝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為崇信節度行軍司馬

象輿復州團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顯號州司戶參軍
帝待昌言厚垂欲相之會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
制因是請加誅殛帝特宥昌言既貶官普又請行後命
帝不許乃止普始為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
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輿不却普謂其慢已故與旦顯皆
被重譴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
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帝即日
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陳州團

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橫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至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人及他不法事盡於帝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使殿中丞竇誼復告其不遜之狀又京西轉運使宋沆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帝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

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戮於商州既而復遣使馳傳貸之使者至新安馬旋寧而踣及出寧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呂中曰仁宗時王曾劾武功王崇勲英宗初韓琦責內侍任守忠周官冢宰一職不惟外統六卿亦且內統六宮是以無宦寺之亂無女子之變漢初大臣申屠嘉猶得以斥鄧通至後日則匡衡與石顯相表裏矣

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郝隨蔡京則奉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矣人言內外朝當合為一然必公足以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

夏四月加靜海節度使黎桓檢校太尉 五月辛酉置秘閣於崇文院分三館書萬餘卷實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等觀書閣

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朝廷數以
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
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臺故地今圖之繼捧時為感德
節度即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
粟田園等並賜保忠壬午保忠辭之鎮錫賚甚厚 閏
月己丑以襄州衙內都虞候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普
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為求官帝特命之近制宰相子
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

品京官自是為例 丙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七人爵
為公士秦漢以後不復賜民爵自藉田禮成始復賜焉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
二十八人諸科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
別試帝意其遺才壬寅覆試下第一人于崇政殿得進士
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
親選貢士人無棄材卿與呂蒙正等曩者頗為大臣所
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舊制鎖院給左藏

庫十萬以資費用是歲詔改支尚書祠部錢仍倍其數
先是開封府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以
府事繁劇始別敕朝臣主之定名訖送府發解如式遂
為永制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
平訴於帝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賜寬宥帝
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
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諭罰如式

百官表載此事於
端拱元年不記中

丞姓
名

六月丙辰朔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以謀反

伏誅復以湖南為武安軍

考異本紀於二月即云襄王兼領荆南湖南兩鎮至

是復云改湖南為武安按實錄襄王二月未嘗兼領湖南也疑復軍頭後乃除節度本紀恐誤

帝既

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上覆試詩賦又得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秋七月戊戌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頤養候稍涼乃赴中書視事丙午除西川諸州鹽禁八月甲子以

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 戊寅武勝節
度使鄧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
懿命中使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
比 庚辰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覺為
別坐從臣皆列坐覺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
特賜帛百疋其明日謂宰相曰昨聽覺所講文義深奧
足為鑒戒當與卿等共遵守之 丁酉契丹蕭太后如

韓德讓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九月
乙酉朔以李繼隆為定州都部署 丁未祕書監李至
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
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
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帝斯為得禮從之
是月契丹主攻陷涿州 冬十月癸未帝謂侍臣曰朕
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
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詔天下勿復來獻

是月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即若水也帝為改名焉契丹克沙堆驛十一月陷長城我師潰圍南走契丹主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蒲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契丹兵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敵騎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今長驅深入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衆皆伏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

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閭外之事將帥得專
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
出兵距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
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于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
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契丹果入

寇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所掠

考異李燾曰易州陷守將不知主名亦不得其

月日但于此略見事蹟耳今按陳經通鑑續編薛氏王氏宋元通鑑陳邦瞻宋紀事本末皆云端拱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續通鑑節要亦云端拱元年十一月契丹主遂陷祁州二年正月契丹主陷易州

至遼史及宋史新編遼國傳又云統和七年二月陷易州即宋之端拱三年也惟宋史本紀及東都事畧不載陷易州事而李氏長編則于端拱元年冬己丑契丹入寇易州遂陷靜塞騎兵妻子皆為所掠雖無月日總在唐河之戰之先

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今姑從其說

奏陞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

皆感悅繼隆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推鋒先入契丹大潰

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疋己丑捷聞降璽

書褒答賜予甚厚

考異李燾曰按此捷但定州路都部署及監軍之功也郭守文時在鎮州

初不聞出兵相為犄角而實錄本紀皆云守文上言破契丹于唐河不知何故今但據李繼隆及袁繼忠二傳

刪修不復稱守文然守文正傳亦云大破敵于唐河又
會要云敵寇中山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陣敵盡
銳來攻繼隆號令將士一鼓破之殺獲甚衆按守文自
為鎮州都部署初未嘗受詔至定州安得與繼隆俱出
兵背城而陣也契丹傳雖云守文繼隆同出戰然亦無
背城而陣等事不知會要從何得之嘗考實錄又云犬
戎累歲寇邊頗為民患國家乃于鎮定高陽關大屯兵
甲以犄角之遣將之日上親授以成算至是果克捷焉
按此但史臣歸美之
詞恐非事實今不取

呂中曰地有險易敵有多寡用兵之道安能逆料哉
夫勝負決于邊庭之外而方畧授于九重之上此岐
溝之役所以敗而靈州之圍所以不可解也然以陣

圖授諸將而趙延進反以不用陣圖而見寢以詔書授諸將而李繼隆反以違詔立功而稱賞不惟見當時之臣猶得以法外立功亦足見我太宗之虛已用人無可無不可歟

十二月辛未以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契丹之所恃也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我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廩牧之數

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田賦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戎馬四萬足兵車萬乘諸侯大者馬四千足兵車千乘卿大夫大者馬四百足兵車百乘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敵不能無患由馬之多此則並取於田

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
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
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
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
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損而不得聚會此則馬皆生于
中國不聞市之于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
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
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

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艱反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
于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
前弊今竊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足不下二十千
往來支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
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
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
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
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足况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

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
馬而生息乎帝覽而嘉之

呂中曰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畜之于民二也市
之于外國三也就是三者而論則監牧為重蓋官之
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外國
責之民則民受其害責之外國則外國獲其利此累
朝所以注意於監牧之制也太宗未得太原之時則

市馬于民既得太原之後則養馬于官及有幽薊之師則又遣諸路市馬于戎然與其市之于民寧市之于外國此王荊公戶馬之法可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亦有說矣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

處約疏稱今春詔旨則端拱元年三月甲子所

降詔書是也上此疏必在此年終三司置十二員判官乃淳化四年事不知處約何以預言之豈端拱初已有此議淳化時方施行故今附見歲末更俟詳考竊聞省中上言欲于三司之中

復置判官十二員兼領其職各司其局臣伏以三司之

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蠹弊相沿為日久矣以臣管窺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若復于三司之中

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源矣 是歲少府監上言本
監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赦請叙用帝曰此皆
贓賄止可免其居作不可復齒朝行

富弼曰祖宗朝深惡贓吏不惟重罪一人更欲戒厲
來者會赦止令免役不得令升朝今贓吏復用于朝
者甚多不足戒厲天下也

呂中曰國初贓吏有寘極刑者今以贓敗者惟罷而
已國初贓吏有不復齒仕籍者今則赦原之而已民

之瘡痍未瘳而吏之罪惡已滌吏何憚而不貪邪

契丹初置貢舉放高第一人

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

甲辰契丹主陷易州刺史劉埤降遷易州軍民于燕

考異

李燾長編以易州之破不得年月故不載其事宋史本紀亦無陷易州事按遼史聖宗紀云統和七年正月癸巳諭諸軍趨易州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來援遣鐵林軍擊之擒其指揮使五人甲辰大軍齊進破易州降刺史劉埤守城士卒南遁上帥師邀之無敢出者即以馬質為刺史趙質為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于燕京則易州之陷明甚今從之

戶部郎中張洎奏議曰自契丹犯順累

載于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
不用命也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以南地形重阻
深山大谷連亘萬里天地所以限華戎也雖冒頓之盛
控弦百萬與漢爭鋒擁衆南侵截及白登而止逮至隋
唐突厥恃強或犯關塞終未有徑越邊防長驅河洛者
慮漢兵守其險而絕其後也今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
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
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

制御之道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畧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及敵衆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其故無他蓋分兵之過也昔劉備廣緣江之柵魏帝料其必亡吳漢分副將之營光武知其必敗高帝會三王之戰則擒滅霸楚樂毅總四國之衆則盪定全齊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自然之勢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踞而守仍環舊城廣創新寨

俾士馬擊戎逐寇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
選精騎為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
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為前軍後屏
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
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
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軍
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
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

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
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遠
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天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
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虜騎既還箭如山
積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勍
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陣
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呼萬聲沸騰
乃至轍亂塵驚豈知攸往軍志曰凡出師臨陣一夫不

用命則斬一夫一枝不用命則斬一枝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穰苴戮莊賈魏絳戮楊干諸葛亮誅馬謖李光弼斬崔衆咸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畧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將以下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衆知嚮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制單于之醜類者未之有也又沿邊郡縣久被寇戎臣乞

陛下悲與放免秋夏兩稅直俟事寧之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毫芒且以沮醜類誘掖之謀慰眊庶綏懷之望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為度不以私怒而傷公義今兵連禍結當以權濟用請陛下且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寢邊廷之攘效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寓縣固邦家之望也脫若戎翟無厭貪殘是務肆長蛇之毒而不已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實在彼我又何咎臣知天下閭閻婦女亦當為陛下荷戈執戟効死

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

呂中曰言和者至于自屈名分而不知戰言戰者至于輕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紹聖開熙權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猶命孫全照經略和好以曹彬之名將猶言講和之利則和戎誠息民權宜之策然必如趙孚之言外許歡盟內修戰備可也

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奏議曰陛下詔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臣以為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耳其道各

有五外之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于緣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二曰偵邏邊事罷用小臣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無愛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用老臣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謀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

婦人任政荒淫不法宜捐厚利啗其酋長以離其心四
曰以外國馭外國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
御卿為國心腹宜敕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
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契丹懼而北保矣五曰下哀痛之
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誠宜收
復而邊民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
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有得一級者賜之帛得一馬
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

一其心內之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今百官三班中備員冗食者多誠能省去三千員減奉數十萬則可以供邊備寬民賦二曰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臣也陛下力崇儒術親主文闈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頃曹彬北伐及招置義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望自今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小臣間廁其議

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今萬國駿奔四民康樂惟茲
北寇未服中原恐天意慮陛下驕急用為警戒誠宜作
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其地竭蒼
生之衆力務青史之虛名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今
郡縣雖多要荒且遠除河北備邊之外民力可用者惟
東至登萊西盡秦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者中土
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
俗務田農則人力強而邊用實矣若軍運勞於外游惰

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
在外而在內也惟陛下熟計之帝覽奏深加歎賞宰相
趙普尤罷之知制誥田錫奏疏曰今之禦戎無先於
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
之方畧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矣昔趙充
國漢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
事欲從之降詔授以方畧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未合宜
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

舉良將并令素有問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又曰將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得賞賜盡與軍吏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以享士卒今將帥能效奢牧者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師老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近代侯伯各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腹心每出入敵陣得以隨身後來不敢養置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為狄人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宜詢訪行之又曰沿

邊諸郡宜擇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如後漢郭伋張堪之守漁陽也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草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又曰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煢惑聖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

非才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語云偏信生奸獨任成亂利用令圖等既誤陛下機宜于前無令似此二人者復誤陛下機宜于後又曰兵書曰事莫密于間賞莫重于間間諜若行則戎狄自亂戎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今誠募能往絕域刺名王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陳湯傳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又曰昔吳起為將為士

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
何以家為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將帥非材即
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臣以為凡小小公事不
勞一一用心但能任賢相于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
良將于外則四夷靜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于此矣乞
陛下常切留意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二月盡重光單閼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二年二月壬子朔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

下詔罪已 癸丑詔平塞天威平定威虜靜戎保塞

寧邊等軍祁易保定鎮邢趙等州民除雍熙四年正月

丙戌詔給復外更給復二年霸代洛雄莫深等州平虜
岢嵐軍吏給復一年癸亥作方田戊辰以國子監
為國子學三月壬寅親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閔中陳
堯叟以下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博平孫奭等四百五十
人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
臣皆預賜堯叟等歲一首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
中選既覆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授校書郎令于三
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

既而帝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禁吏人應舉夏四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臣聞晁錯云粟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都下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而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庫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斛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竊計運米一斛費不啻三百錢侵耗損折復在其外而挽舩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糧之來也至重至艱而官之給也

至輕至易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臣按諸軍僉人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直而官始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湖之運亦漸可省也上覽奏嘉之 契丹主

好擊毬諫議大夫馬得臣上疏切諫曰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實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憂虞三不宜也疏奏契丹主大嘉納之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帝親錄京城諸司

繫獄囚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宋惟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按決刑獄是夕大雨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邳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帝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帝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復請用為樞密直學士帝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

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
爭赴之無稽違者嘗手植雙栢於庭其後民以比甘棠
謂之萊公栢 以畢士安知制誥士安先為越王府記
室參軍宮中謂之畢校書時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
帝嘉之遂有是擢越王元份請留府邸不許 甲申
以知代州張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宰相趙
普奏疏言臣久縈疾苦近者始獲朝參竊疑大限非遙
深恩未報事當闕聽敢不盡誠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

多寡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
通變之材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此時裁務須藉正
人去年小醜侵邊生靈受獎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
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愧恥即目同僚共事無非謹
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
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見工部侍郎
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于密地公私識者盡謂當
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

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
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
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罷能慮淹
經國之才弗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
特乞留中免貽衆怒復以劄子言齊賢德義素為鄉里
所推中外卿士無出其右臣全族叨榮半身入土慙無
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觀茲方正方敢舉明朝行夕
死是所甘心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考異李燾曰齊賢復入樞府趙普力薦之

也而國史畧焉今據普奏葉增入普奏當是年五月而闕其日因齊賢拜官乃追記之

以鹽鐵

使張遜為僉書樞密院事戊子有彗出東井凡三十日帝避正殿減常膳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嘉納之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欲規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軍糧數千乘契丹耶律興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邀北面緣邊都巡檢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遇之興格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

曰寇視我猶魚肉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
且洩怒于我我輩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甲銜枚襲
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萬一有成足以自樹繼
敗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泯然為北地鬼乎衆皆憤激
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躡其後
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興格去大軍四五里繼
倫列陣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既食則將進戰繼倫
出其不意急擊之殺其大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

也衆遂驚亂興格食未竟棄匕箸走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契丹望見大軍遂崩潰自相蹂踐死者

無數

宋史太宗本紀在辛丑日

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

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契丹戰于曹河之斜村梟其帥大盈相公等契丹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史巡檢如故

考異李燾曰范廷召孔守正事皆自

本傳刻出附見恐曹河之捷復在異時更當細考

初命李繼隆等發兵護送

威虜軍饋餉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城聚
衆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突騎之侵故周城朔方漢取
河湟唐築受降臨涇等城卽其事也隔閼華戎終古賴
焉今威虜軍等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之士不滿萬
人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今契丹犯塞阻絕糧道而王師
遽出三鎮之衆冒炎酷陟郊坰充防護軍儲之役本無
關心以援送怠惰之師當北土輕揚之騎且行且戰必
貽敗衄一軍小却衆或隨之則威虜等軍望風而自下

矣安危事勢昭然可觀宜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保全士
旅拔壘而旋如是則三鎮之衆出既有名威虜等軍免
覆亡之禍矣方今河朔未寧控禦之方宜舉其要臣以
為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廢
罷既省供給又免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鎮甲
兵既聚士馬自強以守則無易州傾陷之危以戰則有
蕃漢力均之勢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燃豈可同年而
語也 丙辰大赦是夕彗沒 先是帝遣使取杭州釋

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
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
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代所無也知制誥田錫嘗上疏
有云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纍血帝亦不怒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戊子以知制誥王化基權御
史中丞帝嘗召至便殿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
樹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
邊鄙何患乎不安帝然其言 詔京朝官有明于律令

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屬
三歲遷其秩 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
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
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
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
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于
江淮命膳部員外郎范正辭等掌其出納每一百萬石
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

會歲旱罷

考異李燾曰塞下納芻糧京師納粟皆謂之折中其實兩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既罷後

行京師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早罷實錄與范正辭傳并兩事為一事故載其行罷輒差謬取本志刪修庶不失實云淳化二年五月復置折博倉即此折中倉也

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

平章事

帝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

賜宰相趙普等言自星變以來久愆雨雪朕當與卿等

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時

普被疾請告即以授呂蒙正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

曰臣等調變無狀致此愆亢乞依漢制策免三公帝慰

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但以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為福惟聖人行之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錄緣皇帝每御前殿樞密院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無由聞知慮成漏畧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錄送中書同修為一書以授史官樞密院時政記蓋始此 十一月辛

丑鎮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卒守文沉靜有謀

恭謹無忤自曹彬等敗契丹乘勝深入乃命宇文鎮常
山以經畧之守文既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武夫悍
卒咸為流涕帝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
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惜良久即賜其家
錢五百萬仍錄其子十二月庚申詔省尊號只稱皇
帝趙普呂蒙正固請復舊帝不許戊辰羣臣上法天崇
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餘從之自秋徂冬不雨知制
誥田錫上言此實陰陽不和調變倒置上侵下之職而

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
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
城繫囚改元 己卯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太保兼侍
中趙普疾篤三上表致政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
書令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諸州漁禁
己酉改大明殿為含光殿 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
吏與衆官共閱之 登州二縣饑詔賑之 三月乙未

幸趙普第視疾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競

考異長
編作競

今從通鑑續編

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

歲貸官米二千石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

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數

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

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多怨之丁

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

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辯帝問

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為樓煩令即
召見擢太子中允至是父子又同日面賜章服 是月
夏州敗李繼遷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
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
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陞辭
日帝必諭之曰無滋蔓無留滯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
為定令 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
以他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乙未改鑄淳化元

寶錢帝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改元必更鑄以
年號元寶為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秋七
月丁酉藏御製詩文於祕閣 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
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鄆陵早賜今年田租之半開封
特給復一年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八月癸
卯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
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
祕閣觀書帝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翌日

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數歲之間獻圖籍于闕下者不可勝計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識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跡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于祕閣圖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帝曰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帝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

褐紬條內服惟絕絹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
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祕閣自創置之後載經寒
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
其先後著為永式帝可其奏列祕閣次于三館 己己
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月戊寅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劍南見川峽富
人多召贖壻與所生子齒死則分其財故貧人多出贖
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己己

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為祕書丞直史館若水文敏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賠奉贖銅耳已而奏按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拷掠自誣服獄具上州官審覆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

密使人訪女奴得之引以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
父子賴以得免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
奏其功若水固辭帝亦聞其名會寇準薦若水文學高
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
絹三十足米五十石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
絹二十足米二十石元振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
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
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為政簡易民甚便之秩滿遮轉

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益恭初為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不得發益恭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至是採訪使各言其狀故有是賜初樞密副使張齊賢微時喪其父依河南府佐史張懷信乃克葬及貴常兄事之鄉里推其篤行趙普因是力薦之于是齊賢上言以懷信為兄詔授鄭州司馬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高

麗金行成疾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卧内泣且言曰
外國人任中朝為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
恩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敏宗約皆幼家素貧無他親
可倚行委溝壑既死其妻誓不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
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為太廟齋郎俾安州月以錢三
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時羣
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
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

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酉詔從泌請
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大理寺丞王濟為
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帝一日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
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帝遂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
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
民舍為盜濟廉得立斬之馳奏其事帝大喜都校孫進
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
連三詔褒獎焉是月契丹封李繼遷為夏國王

二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趙保
忠于夏州 二月帝修正殿頗施綵繪左正言謝泌上
疏諫癸丑命悉去彩繪塗以赭堊 監察御史祖吉坐
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 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
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
畧為政簡易在雄州五年境內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
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諸子嘗勸福建大
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以僦舍自庇汝曹固當以身

許國既無尺寸之效豈可營居第為自安計乎卒不許
沒後帝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劍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傳按
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
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帝深然其言因留不
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竊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
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
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熟讀至尊寶亦輕紊國體願陛

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摧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豈與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可同年語哉帝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為度支判官 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以鄭文寶為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者八萬六千餘人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衷甲及門聞吏狼狽入白守忠

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擒之可也人服其
量 己丑詔京城無賴輩誦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
食銷鑄銅錢為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
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為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蘓易簡領差遣院李沆同
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三月乙丑辛
仲甫罷參知政事 己巳帝以歲旱蝗詔呂蒙正等曰
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

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
以答天譴蒙正等惶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先是帝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
範天人之際其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項
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
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汚之母弟止杖於私室仍領定遠
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曷之咎殆不虛發也帝大悟明
日見汚切責之是月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

編敕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僉
書樞密事張遜為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
並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張宏罷為吏部侍郎宏性懦
謹無他策畧居內廷見胥吏必先勞揖咨嗟好聚畜不
為時所重 初王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
出代州沔遂為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筦鹽鐵性苛察亦
嘗與沔忤于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不自安慮官屬

有以中書舊事告二人者己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
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院使並須朝罷於都堂請見
不得於本廳延接賓客以防請託汚喜即白帝施行之
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謝泌上言伏觀明詔不
許兩府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廣萬幾至
繁陛下以聰明寄于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
事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國祚衰季彊臣
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覽豪傑

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執政大臣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帝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乙巳

復置折博倉

折博倉即折中倉也端拱二年九月初置尋以歲旱中止今乃復之

左正

言謝泌數論時政得失帝嘉其忠蓋丙辰擢右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帝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諡武惠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壞連堤泛民田帝昧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于路上謂曰

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案
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官震恐殿前都
指揮使戴興捧承步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
之日未昧而堤岸屹立水勢遂定始就次大官進膳親
王近臣皆泥淖沾水知縣事宋炎亡匿不敢出帝特赦
其罪 秋七月李繼遷聞程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
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
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

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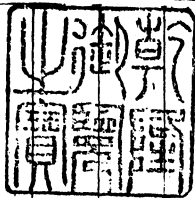
見王禹偁草
繼遷制詞

帝欽

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八月乙卯置審刑院
于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
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
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
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開始命論決 丁亥并
州言戎人四百餘口內附帝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
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

為內惠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卷十四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四